

灯下漫笔

我读苏轼

李如玉



今年国庆期间，雨水不断，河水泛滥，汛情不断传来，叫人忧心。我不由得想到故乡徐州，由此又想到近日读过的王水照、崔铭合著的《苏轼传》，里面苏轼在徐州治水的那一段。于是打开书，再读。

1077年4月，苏轼任徐州知府。那正是徐州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同年8月徐州遭遇罕见的洪涝。暴雨连日，黄河大堤在河南澧州决口，徐州位于黄河下游，洪水席卷而来，水困徐州城下，水位高达两丈八。苏轼登上城墙视察水情，只见城外波浪翻滚，洪水与城墙顶端仅有三寸之差，随时都可漫过城墙，将徐州淹没。苏轼后来在《答吕梁仲屯田》一诗里描述当时的情况，“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奔流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可见水势汹涌，形势急迫。面对这一切，苏轼沉着果敢，采取一系列措施，组织民众，火速加固城墙，安抚百姓，确保徐州无恙。他本人也抱定人在城在的决心，并喊出“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的豪言壮语。即使洪水淹没城区，苏轼也决心像汉代东郡太守王尊一样，以身填堤。我一口气读到这里，很受感动。他荡气回肠的喊声，惊天动地。

那些日子，苏轼整天身披蓑衣，脚穿草鞋，指挥着民众抗洪抢险。尽管身心交瘁，忧心如焚，但在众人面前，他永远乐观自信，像一面旗帜，给人坚定的信念，鼓舞着人们顽强奋战。历经70多天惊心动魄的苦战，洪水渐渐消退，黄河回归故道，向东入海。徐州城保住了。

这事过去了近千年。对徐州人来说，苏轼不仅仅是大诗人、大文学家，他还是抗洪英雄。他为徐州做过很多好事情：抗洪水、建黄楼、祈雨劝农、抗春旱等等，深受徐州民众的爱戴和感念。

苏轼在徐州任知府两年，处理政事之外，他与新朋老友游遍徐州，作诗论画。徐州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文人荟萃。苏轼是每次聚会的中心，他用自己独特的性格魅力和学问吸引了各地的文人。秦观从高邮来到徐州，专程拜谒苏轼。秦观在诗中说“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

州”。苏轼非常欣赏秦观，称许他“谓是古人许莫测，新诗说尽万物情”，表现出提携后辈的极大热情。后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都是“苏门四学士”，日后皆成为北宋文坛上的璀璨明星。

那时的苏轼正值年富力强之时，百姓爱戴，宾客盈门，士林敬重，再加上政绩突出，苏轼在徐州的生活还是比较顺心舒畅的。

苏轼生活中有着许多诗和远方，有时繁花似锦，有时遍地荆棘，更多的是泥泞小路，风雨兼程。

这本书里，《自题金山画像》这首诗，给我印象很深。这首诗是苏轼66岁时在真州所作。在金山寺，藏有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所画苏轼像一幅。诗人看着当年自己的画像，再看看垂垂老矣的自己，感慨万千，自题一首六言绝句。诗为“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的晚年作品，写于去世前两个月。我想这是他老年的一种心境。诗的前两句有一种人生失意的哀愁和被迫漂泊的无奈。诗里没有了以往的气势恢宏，激情豪迈，读得苍凉、心酸。诗的后两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就是苏轼三次被贬谪之地。他在这三个地方过了十多年的贬谪生活。说到“功业”，那应该是苏轼心中的一个痛。但他没有抱怨，而以调侃轻松的口吻总结了他的功业。在老年时回首往事，苏轼竟能这么心平气和地看待一切过往和恩怨，足以见出他的超然与洒脱，这正是一个智者的旷达。

我很喜欢苏轼的《定风波》，那是贬谪黄州时写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每次读这首诗，都会带有不同的感受。有时我会想到在徐州，瓢泼大雨中，身穿蓑衣草鞋走在城墙上，指挥抗击洪水的苏轼。那个个子高高的四川人一生都在风雨中坚定自信地走着，不躲闪，不畏惧，他吟啸前行，从容淡定。他在雨中，在路上，在诗里，行走了一生，留给我们无数感动和取之不尽的文学宝藏。

生活记录

一次体验，让我更珍爱光明

孟翌琪

我自幼胆小，怕黑。在没有这次体验之前，从未深刻感受过黑暗，以及黑暗带给我的心里冲击和恐惧。

作为一名助残工作者，在上海心视野体验馆，当我戴上特制眼镜，视野被遮住大半，身边的一切都变模糊了，我试图按照工作人员要求去找到东西，可看不清。我把头低下来，慢慢用手触摸，感知每一件物品，开始乱抓，抓到一个，放在眼前，可看到的只是一束散发着黄色的微光，一种无法喘息的压抑和恐惧涌上心头。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就是低视力人群眼中的世界。

终于，我摘下了那个眼镜，可真正的漫长黑暗才刚刚开始……

我们被带进一个完全黑暗的空间中，黑暗把我紧紧包

围，我像陷在泥沼中无法动弹，任凭黑暗袭来，想要抵抗，却发现无力。我开始妥协，先让自己安静下来，用身体所有的部位去确定所处位置，突然发现，在黑暗中，我的听觉神经被充分调动起来，就连自己和同行人的呼吸都听得见，那是急促的、焦灼的呼吸声。

我被带到一个圆桌前，抓住桌子边缘，坐下来。一个坐下的动作，竟如此艰难。接着，我在桌子上找碟子、盘子、水杯等东西。当我摸到一个盘子，高兴地把它抱在怀里说“找到了，找到了”时，我的鼻子，是发酸的。然后是找衣服。接着开始上一堂盲文课。我摸到面前有一张很厚的牛皮纸和一支笔，像锥子一样的笔，我尝试用手去摸盲文板，用笔在板上胡乱地扎，一

阵蹦蹦跳跳的声音之后，摸到纸上被扎上了很多点，比用正常的笔写字要费力得多。

突然想到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无比庆幸自己有一双眼，能看花开叶落，看父母的样子、朋友的笑容、小猫小狗欢快地跑，看这个世界的模样……

我的朋友中有视障人群，当我走进这间屋子后才知道，简单地闭上双眼绝不是盲人的世界，他们的世界不是简单的黑，而是连黑都没有的空洞。

音乐旋律中，体验结束，灯慢慢打开，台上的盲人哥哥姐姐们抱着吉他，弹着琴。这是我这一生中听到的最好听的音乐。他们静静唱歌，我泪流满面。

你看你看，他们脸上的笑容，多美呀！

投稿邮箱：symtywb@126.com 图片来源：百度网

心灵吟唱

秋日凝想

晓 根



“一条路，黄叶铺，落叶满天舞。又是落叶纷飞的季节，又是一次新的轮回。漫步小道，阳光从枝桠间穿过，慵懒地趴在我肩上，很温馨，却也很凄凉。俯首捡起一片落叶，依然清晰的脉络仿佛在诉说着它的从前。每一片叶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逃脱不了叶落归根的结局。自然界如此，人又何尝不是呢？一位朋友走了，就在这秋草秋霜秋风冷、秋雁秋声秋雨频的季节里走了，如同被秋风吹落的一片秋叶……”这是我近日在QQ日志里写下的一段伤感文字。

秋天常令人伤感。翠绿的植物在秋风中渐渐变黄、枯萎，原本碧绿柔嫩的叶茎在秋风中萧瑟着。一段生命的历

程就此终结，让人心生凄凉。

我常喜欢写一些岁月流逝的怀旧文章，那是我生命中的春天和夏天。那些纯真年代的记忆碎片，如同珍藏在影集里的相片，让人一遍遍回味。至于将来呢，我不愿去多想。我怀念着过去，行走着现在，挺好。

记得小时候，总觉得父母或长辈是那么高大，且知识渊博，他们是我的后盾和榜样。可当我长大成人后，才发现父母、长辈都老了，无论是思想还是身体，仿佛秋日的花草，一天天变黄，枯萎，已步入生命中的秋天和冬天。

我曾见过许多在阳光下独坐的老人，他们凝神远望，对周围的一切似乎浑然不觉。或许他们在怀念自己的

过去：爱情、婚姻，还有年轻时的叱咤风云。或许他们什么都没想，只是静静地享受着秋日的暖阳。

那日清晨，我在路边看到一位老人，穿着干净，黑黑的脸庞，一副苍老的模样。他手里提着一个编织袋，在垃圾箱里翻找着什么。清晨的风徐徐地吹过，有些寒意。我的心一紧，涌起些酸楚又难言的情感，难道他的儿女们不管他吗？还是生活拮据不得不靠拾荒度日呢？不由想起一些拒不赡养老人的不孝子孙和虽有儿女却无人管的可怜老人，觉得悲哀，难道这就是人生的秋天吗？

然后我又想，生活不是我看到的某个片段、某个时间、某个画面的某个人，它是被朵朵浪花串起来的长河，流动着喜悦、激情、悲哀或无奈。同样是生命的秋冬，看看那些坐在石凳上享受阳光的老人，还有不远处绽放着笑脸、兴高采烈跳广场舞的老人们，他们的晚年不是很幸福吗？

望着路边被秋霜点过、被秋风吹过的行道树，还有一缕缕被稀疏树叶过滤后照在人们身上的阳光，竟感到一种有别于春夏的温馨。是啊，人生的秋天和冬天并不都是悲凉。

传记

元稹小说

《莺莺传》更是名扬天下，流传至今。但是，笔者在这里写出以上段落，是想说明白居易当时所处的都市社会环境，而元、白最重要的人生成果，还是成体系的政治理想和规模化的诗歌变革。

不管怎么说，白居易科考入朝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元稹，且与他保持了终身不渝的友情，乃是这部传记中十分重要的事情。他们在长安的娱乐生活只是时尚风气而已。这个繁华鼎盛的唐王朝，表面上歌舞升平奢靡依旧，实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党争酷烈，税策伤农，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元、白面对这样一个腐朽政坛，不会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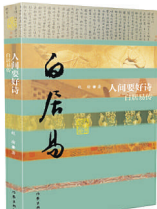
白居易出生在世敦儒业的中小宦官家庭，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思想，始终支配着他的政治态度。当代葛晓音认为唐代“文儒派”官吏变革社会的基本倾向，是唐代文学发展演进的基础动因。王相民则据此把白居易归纳为“文儒派”官吏群体典型人物，将白居易研究推进了一步。王相民认为，因为“文儒派”群体的历史作用优胜于“吏能派”，始有大唐盛世。概括说来：

从隋末到唐初，一批文儒派官吏逐渐走向政治舞台，受到唐太宗重用，形成了贞观之治。唐太宗和魏征等人力倡恢复礼乐，深感人才不足，以后推行一系列兴学崇儒政策，夯实了以文儒治

作家出版社

39

赵瑜著



《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传》节选

国的思想基础；唐玄宗继承武则天天重视文儒大策略，在张说等人支持下，重用文儒派官吏，进入开元盛世，达到中国古代社会全盛期。初唐盛唐，主流文坛人才辈出，文儒倾向更加明确。到中唐，以韩愈、柳宗元、孟郊为代表的古文派以恢复儒道为己任，促进了朝野文儒知识阶层发展壮大。

连载

希望出版社

39

曾有情著



《金珠玛米小扎西》节选

尽管让赵照狠狠训斥了一顿，但小扎西一点也不生气，依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终于摸枪了，真枪，沉沉的，凉凉的，那种感觉美妙极了。他想：迟早有一天，会有一支配发给他的钢枪。

匍匐前进训练给小扎西的触动很大。那些金珠玛米扑通一下扎进

雪地里，趴着前进，哗哗哗一趟爬过去，又呼呼呼一趟爬过来，深深震撼小扎西的心灵。他觉得，这就是兵味儿，浓浓的兵味儿，自己也得把这兵味儿“染”在身上。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扎西的伤腿基本痊愈，可以离开那根铁锹把儿行走了。他找了一根与钢枪重量差不多的大木棍，一个人来到一片无人的雪地，也要进行匍匐前进训练。他学着林海海的口吻给自己下命令：“全体都有，卧倒！”

命令一出，小扎西正要朝雪地倒下时，突然定住已经前倾的身体。

他害怕啦？他确实害怕了，害怕把身上的军装搞脏。他穿的虽然是官兵们捐的没有领章帽徽的旧军装，但他特别爱

惜。虽然他不是金珠玛米，但他与雪打交道的时

间，可能比林海海哨长还长。从小他就在雪地里滚来爬去，除非遇上雪崩那样的大灾难，他还从来没有怵过雪。

小扎西想了想，手忙脚乱地把军装脱下，搁在一块大石头上，自己光溜溜地站在雪地里，冻得瑟瑟发抖。他重新给自己下命令：“全体都有……”他又觉得这话不对，就他一个人，怎么能称“全体”呢？他又换了一种方式，高喊：“小扎西！”

“到！”他大声回答。

“听我口令……卧倒！”

小扎西按照自己的命令，猛地扎进雪地里，浑身顿时感到寒气侵入骨髓。他再次下令：“匍匐前进！”

小说